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奥巴马访问古巴的多重用意

横亘在美古两国关系上的诸多挑战仍清晰可见，如美国对古巴人权、民主改革等问题的关切，而古巴就美国全面解除对古巴禁运、关塔那摩基地归还等问题十分重视。上述两个方面的关切如果得不到解决，美古关系就无法实现全面正常化。

□ 陈积敏

当地时间2016年3月20日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开启了对古巴的三天正式访问。他也成为继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1928年访问古巴以来首位到访古巴的在任美国总统，迈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质性一步。

奥巴马总统此访阵容强大，除家人（奥巴马夫人、两个女儿以及奥巴马岳母）外，还包括国务卿克里、8名参议员、31名众议员和12名企业家。正如奥巴马总统在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共同会见记者时所言：“这是我总统任内最大规模的代表团。”那么，奥巴马总统选择此时出访古巴有何深意？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充实与丰富自己的政治遗产。对于政治家来说，一份可以令其彪炳史册的政治遗产所具有的诱惑力是难以抵挡的。奥巴马总统任内实现了美古建交，自然也要在其即将卸任之际更进一步，成为大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踏上古巴土地的现任美国总统（美国前总统卡特曾于2002、2011年访问古巴）。当然，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在最后不到10个月的任期内所能做的为数不多的能够为其政治遗产加分的事情了。囿于国内政治的制约（共和党把持参众两院主导权以及选举季的到来），奥巴马总统想在内政方面啃“硬骨头”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其将时间花费在一些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上，倒不如做一些能看得见成果的事情。

服务于选举政治的需要。目前美国总统大选正处于党内初选阶段，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赢得党内提名似乎已是定数。实际上，从希拉里的多次言谈中可以看出，她已经将目光投向了与共和党提名人的总统选举战了。鉴于共和党党内初选出现的种种乱象（居于领先地位的特朗普富有争议的政见让共和党大佬们纷纷对于他获得提名感到担忧，并采取各种手段阻止这一结果），民主党赢得下届总统大位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作为民主党人，奥巴马总统当然希望进一步抬高民主党的选势，这不仅是出于党派利益的考量，也是有效延续奥巴马政治遗产的最佳方式。可以想象，一旦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奥巴马总统任内的几项重大措施，如医保政策、移民改革与控枪政策都面临被逆转的可能，乃至于其引以为豪的外交政策也可能遭遇不测。近日，有望赢得共和党党内初选的特朗普便宣称，一旦当选总统，他要做的第一优先事务就是撕毁美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

推进奥巴马国际战略的一部分。从全球战略来看，奥巴马总统做出了明确的抉择，即美国不直接介入军事冲突，并且谨慎使用武力，同时坚决奉行“不做蠢事”的原则，通过提升同盟体系现代化、构建伙伴关系网络、采取责任分担式的“幕后领导”等策略来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处理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内战等方面的审慎态度均是其国际战略的体现，这也使得奥巴马被政治对手冠以“最弱势总统”之名。然而，奥巴马总统并非在外交上无所作为，也远非软弱，例如在击毙本·拉登中的决策以及坚定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实际上，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战略有一个特点，就是取舍有道。某种程度上，在欧洲、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是为了更好地将资源投入到亚太地区。在美国看来，亚太地区对于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西半球，这是一片被视为美国“后院”的地区。尽管本地区并未出现挑战美国地位的大国，但该地区内部的反美力量却令美国不得不对其予以重视。西半球是美国走向全球的根据地、大后方，而改善与原有敌对政权的关系是更有力保障美国全球优势地位的必要条件。其实，美国对于西半球的外交一直较为重视，而奥巴马政府尤为重视，且成绩斐然。例如美国积极促成哥伦比亚国内实现和解、改善了与阿根廷的关系（古巴之行后奥巴马将对阿根廷展开访问，这也是近20年来首位美国总统到访阿根廷），而实现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是这一系列努力中最为关键的一着。这不仅体现了美国的“善意”，而且也实质性地结束了西半球的敌对局面。

基于推进美国商业利益以及增加对古巴影响力的考量。对于美国而言，与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意味着美国企业和商人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古巴的投资与贸易，这其中孕育着大量商机。奥巴马总统访问前夕，美国喜达屋（Starwood Hotels）集团和古巴政府签约，古巴政府特别发一张执照给喜达屋让它修复、重新装潢一家过去是古巴军队观光部门的饭店，并将另外两家原本是古巴政府机关拥有的饭店转变成豪华饭店，这也是1959年古巴革命以后美国与古巴所签订的第一例商业协定。此外，美国谷歌公司也将扩大对古巴的互联网介入与宽带接入服务。奥巴马总统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这对于改变古巴意义重大。不仅如此，两国人员往来将稳步提升。2015年，到古巴旅行的外国旅客上升了将近20%，其中大约80%都是美国人。今年起大约有110架班机开始往返美国和古巴，美国旅客人数今年预计将继续大幅上升。美国还将在美洲的“10万强”教育交流计划延伸至古巴。这些都为美国在古巴提高影响力提供了契机与重要助力。事实上，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孤立政策不仅未能促进这个国家的改变，而且也未能增加美国对古巴的影响力。正源于此，美国寻求改变策略，相信这样会扭转这一局面，“奥巴马总统的古巴政策现在可以让美国更有效地提升古巴人民的生活，推进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以及在整个美洲地区构建一个更广泛的合作关系”。



从空间上来说，美古之间距离不过140公里，但两国关系给人的感觉却是“这么近，那么远”，相互的恩怨情仇怎可在一幕之间化解。尽管双方在访问之前互释善意，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当地时间3月15日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古政策，包括进一步便利美国人赴古巴旅行，允许古巴人在美国的银行开设账户等。两天后，古巴也作出回应，宣布免除对现金美元课征10%税率。此前，美古之间已经实现了通邮。然而，横亘在两国关系上的诸多挑战仍清晰可见，如美国对古巴人权、民主改革等问题的关切，而古巴就美国全面解除对古巴禁运、关塔那摩基地归还等问题十分重视。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甚至表示，上述两个方面的关切如果得不到解决，美古关系就无法实现全面正常化。此外，美国对古巴的特殊移民政策，如“干脚/湿脚”政策也是引发两国争端的一个重要因素。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Bruno Rodr í guez）批评称，美国法规是“有选择性的，有其政治动机，而且会鼓励非法、危险和混乱的移民”。显然，上述分歧或难点并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彻底解决。美古关系的持续推进还需要更多的耐心与智慧。

热点透析

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民粹主义

□ 郝栋

“超级星期二”之后，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竞争人的“非主流选手”特朗普继续领跑，其较高的呼声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支持他的人认为他是体制外的一股清风，一扫华盛顿的阴霾；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没有任何议会和行政经历，是一个善于煽动的民粹主义者，投票给他的人是失去了理智。争议越多，吸引力越大，“特朗普现象”正在成为美国甚至世界热议的话题。

特朗普竞选的“民粹”策略

特朗普轰轰烈烈的竞选表现同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复苏有着必然的联系，民粹主义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而国家这个工具需要从这些自私自利的精英团体复原健康，用来改善全民的福祉和进步。特朗普大打民粹主义牌，主张向富人加税、为中产阶级减税，通过增强中产阶级的富有和竞争力“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他不断抛出各种让人“大跌眼镜”的论调，认为通过操纵汇率，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每年超4500亿美元，所有产品都是中国制造，中国偷走了本该属于美国的工作机会；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应该由墨西哥出资在美墨边境修建高墙、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等等，这些都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在政策制定上的一贯主张。特朗普看似“即兴姿态”的竞选策略，却吸引边缘化的劳动者、愤懑的中产阶级以及那些深感无法被华尔街共和党人和自由民主党人所代表的建立在身份政治基础上的人群（黑人、西班牙裔人、女性和犹太人）。特朗普被认为是“操纵民意的天才”，通过民粹主义不断撩拨公众的神经，两者的结合形成美国社会的一种畸形却强大的力量，正如《纽约客》的伊文·奥斯诺斯（Even Osnos）撰文指出的那样：“自从茶党2010年的高潮逐渐衰落，美国极右的公民——爱国者民兵、自发边界纠察队、白人至上论者——在不断地寻找他们典型的化身，他们现在找到了特朗普。”

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传统

美国民粹主义有着长久的历史传统，三K党、乔治·华莱士和追随他倡导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者、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麦卡锡主义、修伊·郎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独裁式领导之下的“分享财富”运动和考格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风靡一时的反犹主义电台节目，甚至再往前追溯，19世纪美国镀金时代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安德鲁·杰克逊以及在美国政党政治中昙花一现的民粹主义“美国人党”都充满了民粹主义的影子。对贫富分化和金钱政治的不满，希望更多的社会福利；反感非法移民和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要求严防死堵，这些问题也是本次美国大选所聚焦的问题。美国的发展一直交织着资本与权力、本土国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摩擦，白人族裔与有色人种族裔融合等问题，民粹主义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美国民众在精英政治和民粹主义之间来回摇摆，但本质上是对美国制度的一种调整，是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当前美国自身问题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美国由于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失业率不断高升，贫富差距扩大、思想文化激荡和政府与公众对抗加剧，不同的群体对立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激化，为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床。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始终没有恢复过来，与2000年相比，2014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中位数收入下降了4%。受2007年开始的席卷美国的房贷危机和经济衰退影响，2001—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中位数家庭收入下降了28%，而华尔街金融精英却从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中受益匪浅。2015年，美国的最低收入人口比率增长到20%，高收入人口比率也从1971年的4%上升至9%，贫富阶层加剧分化，不断萎缩的中产阶级和不断增长的贫困人口对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政治经济精英怨声载道，对金钱操纵的美国政治选举和运行规则的改革呼声不断高涨，《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说：“人民开始对成熟民主国家提供称职治理能力丧失信心。在美国，国会的威望已接近历史最低水平。”“9·11”恐怖袭击的后遗症和叙利亚难民成为全球性问题，去年美国31位州长强烈反对接收叙利亚难民，同时要求将难民视为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对象，进行特别监督，国内种族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上民粹主义政治家极具煽动性的政治口号和政治图景，使得民粹主义正逐渐成为美国民众期待的解决所有问题的“良药”。

影响及走向

无论特朗普是否能够当选，我们都可以通过美国大选来透视民粹主义及其未来发展的走向。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看，民粹主义的兴起总出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危机或转型时期，不安全感是民粹主义浪潮的本质，民众对于具体的经济利益威胁、政治权利弱化、抽象的身份认同危机的不安全感需要回应，民粹主义正是抓住了这样的需求，回应这种不安全感。民粹主义不是改善民生，而是一种政治哲学或者政治语言，其根植于恐慌和缺乏自信，民粹主义不着重于通过改革再分配政策，而是强调利用底层民众反抗各种压迫的愿望及其产生的极度怨恨，刺激其平等情怀，打出在崇尚人民口号下的极端主义旗帜，从而催生出了反体制、极端民族主义和盲目排外的现象。美国经济的复苏之路依旧坎坷，美国的战略地位不断受到挑战，传统的单极化世界正在向多元化的世界演变，美国民众在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和心理上都将面临落差所带来的冲击，民粹主义将会继续在美国社会蔓延，导致美国的对外战略和对内战略的调整，欧洲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的束手无策，“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乱局和“伊斯兰国”势力壮大，将会加剧民粹主义在世界的影响，这也将会给未来世界的和平发展埋下隐患。

环球瞭望

大国博弈使叙和解进程曲折难行

国际社会为解决叙利亚危机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却始终因大国地缘政治争夺而以失败告终。叙和解进程曲折难行，对于地区及域外大国而言或许只是自身利益的损益，但对叙利亚普通民众来说，却经历着难以承受的痛苦煎熬。

□ 李子昕

叙利亚局势在进入2016年后出现了曲折发展之势。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在国际社会的高度期待中开始，却“预料之内”地遭遇挫折而中止。原计划2月下旬再次重启的和谈因各派分歧巨大数度推迟。似乎峰回路转，美国与俄罗斯先是就叙利亚冲突各方停火达成意向性协议，然而次日，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却突然声称要向叙利亚派出地面部队，只等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首肯。和平与冲突的博弈于2016年开年的前两个月在叙利亚局势变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叙内战发展前景曲折难测。本地区和域外大国对叙战局及战后地区格局塑造的介入愈发强烈。

沙特强势，地区局势增添新变数

作为本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沙特阿拉伯因其特殊的宗教地位和雄厚财力，对地区局势发展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叙国内教派冲突复杂，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教派争斗纵横丛生。事实上，地区各主要大国在介入叙战局时，除了对国际公认的恐怖主义势力进行打击，亦会依据自身战略需要对其国内纷繁复杂的各派力量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从而对叙未来局势发展产生影响。叙内战爆发以来，沙特一直积极参与介入，扶植各逊尼派反对派对叙政府军作战。随着内战陷入胶着状态，叙反对派攻势被压制，同时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势力在叙利亚、伊拉克境内做强、做大，沙特进一步介入叙内战的意愿有所提升。2015年底，沙特政府宣布将由其主导发起一支由34个伊斯兰国家共同参与的反恐军事联盟，旨在打击泛中东地区内一切恐怖组织。同期，沙特亦在其北部地区举行一场声称“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多国军事演习，代号“北方雷霆”，共有20个国家的15余万部队及众多先进武器装备参演。一方面，这场军演被看作是对“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主义势力的威慑；另一方面，也被舆论认为有震慑叙利亚政府及其支持者、为逊尼派反对派加油助威之意，同时也是对沙、土出兵叙利亚的实战演练。

土伊走近，叙利亚局势或迎转机

近日，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对伊朗进行了出人意料的访问，土伊双方尽管分歧依旧，但均在会后表示将致力于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鉴于土伊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迥然对立、土沙前不久前亦扬言出兵叙利亚，此次土外长访伊被外界视为将给叙未来局势发展带来新转机。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阿多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社会动乱、内战不息，阿拉伯民族在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整体下降。与此同时，土耳其作为中东主要民族之一、地区传统强国、西方重要盟友，欲借阿拉伯国家势微的战略机遇，提升自身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故而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叙利亚争端，扶植叙逊尼派反对派，借力打击土叙边界的库尔德族力量，力求对未来地区战略格局塑造注入更多自身因素。而同样作为地区大国的伊朗，随着其同西方关系缓和、相关制裁逐步解禁，以及阿拉伯国家整体势微，其在地区的影响力也呈上升趋势。由于同属伊斯兰教什叶派，长期以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通常被称为“什叶派新月地带”。在以逊尼派占绝对主导的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中，维护并不断强化这一“什叶派新月地带”成为了一众什叶派国家最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伊拉克、叙利亚受战火之累国力衰败，伊朗的国家实力却因为制裁解禁而快速上升，成为肩负“复兴什叶派荣耀”的重要力量。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教派上归属伊斯兰教什叶派，自然成为伊朗的天然盟友。土、伊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针锋相对，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派别也就不足为奇。叙内战各方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如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或许因为认识到彼此强硬对抗最终只会取得两败俱伤的结局，土伊两国在经历了长期“隔空喊话”之后终于走上了求同存异的对话之路。土耳其和伊朗作为对叙局势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走近为缓解叙国内冲突带来转机。

美俄角力，地缘争夺愈演愈烈

自叙内战伊始，美国及其盟友的介入便对叙利亚局势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使叙内战陷入长期对峙的胶着状态。2015年9月底俄罗斯武装强力介入，打破了叙内战的力量平衡，叙政府军实力大增，美国及其盟友亦加强对其所支持反对派的援助，一时间叙战局骤然升级。尽管美俄在叙问题上交锋激烈，但双方均不愿为此进一步激化美俄本已紧张的双边关系。对美方而言，在经历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之后，其不愿再被拖入另一场中东战争泥潭，影响其战略中心东移的大局。对俄罗斯而言，近年来国际油价持续走低、卢布大幅度贬值等经济变故已使其财政收支入不敷出，加上其在北约东扩、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与西方的激烈对峙，俄亦无意与美在叙利亚扩大双方矛盾。因此，美俄在叙利亚的角力尽管激烈，但亦有节制。在最新一轮的日内瓦和谈中，叙参战各方分歧严重，沙土两国忧心协议达成影响其在叙战略利益而扬言将派地面部队武装干涉，但美俄两国最终还是力促停火协议，为叙局势降温。然而停火协议的达成并不意味着地缘争夺的结束。从目前的叙利亚局势可以看出，参战各方由于累年激战已陷入长期对峙，本地区和域外大国对叙局势的介入是搅动战局变化最为重要的因素。各国为了自身的地缘政治需求所展开的争夺使叙利亚和解进程曲折难行。

叙利亚危机自发生至今已五年，无数难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伊斯兰国”“胜利阵线”等极端恐怖组织趁机做大，在叙利亚、伊拉克，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发动惨无人道的恐怖袭击。地区及国际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人道主义危机愈发严重，叙利亚经济社会发展更是陷入严重的倒退之中。国际社会为解决叙利亚危机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却始终因大国地缘政治争夺而以失败告终。叙和解进程曲折难行，对于地区及域外大国而言或许只是自身利益的损益，但对叙利亚普通民众来说，却经历着难以承受的痛苦煎熬。

国际政治